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七十六回 辛苗叟公門方便 小和尚還俗養親

說話那個老僧，乃是祝味，只因昔年避差外出，多年在他鄉，逢著僧人，談論禪理，遂乃披剃出家。曾在海潮庵，得聞高僧倫理正言，乃想起家鄉尚有兄長妻子，一旦歸來探看。雖說出家人不以妻子惦念，卻冥中為這賢德之兄，思念同胞，感令他歸來，以慰善人之望。祝味卻識故里家門，年久家僕哪裡認得，見個和尚往內直走，便嚷叫起來，一手去扯。真個是出家有些道行，一毫火性不存，也不說出姓名來歷，也不嗔怪家僕，只是遇著哥嫂妻子，方才認得。果然祝香老聽得家僕吵鬧，走出堂來，見了僧人，細看一會，乃抱頭而哭，妻子家眾方才認得，各相悲啼，乃復喜道：「阿弟，因何外游不歸？叫我兄想望。一日不歸，一日思念，你如何把頭剃了，做了和尚。這和尚有何好處，你去做他？」祝味道：「阿兄，你怎見得和尚沒好處？依我弟說，和尚好處多哩。」祝香道：「阿弟你聽我說：拋離父母別家鄉，不習農工不做商。

骨肉不親親外姓，王家差役叫誰當？

祝味聽了道：「阿兄，你說差了，我弟也有四句。」說道：

萬劫難逢一個人，如何迷誤在紅塵。

因除煩惱離鄉里，苦海回頭永不沉。

祝香聽得，說道：「阿弟，我也不與你饒舌，人各有志，便隨你罷了。只是你既脫離塵情，今日何故又歸來？」祝味道：「我逢高僧講論玄理，因及綱常正道，弟兄妻子，乃是五倫正派。偶動了一念歸來之心，雖自知墮了思凡，卻也是阿兄善念感召。若是阿兄無思弟真心善念，怎得歸來！且問阿兄，當此老景，鎮日何以了此餘生？」祝香道：「近因老邁，家計已析諸子，日與老友盤桓，但願盛時以遂遇樂。」祝香又把嫁女分產事說與祝味。祝味笑道：「弟今回家，願吾兄與眾老歡樂老年，料兄不逐世味，不同熏蕪一類，凡有供贍，皆我小弟一力相承。」以此祝香享八十餘之樂。

卻說第四個老叟，名叫辛苗，平生身隨衙門出入，資生過活，為人善柔，凡遇公事能言善談，多與人方便，出自忠厚本心。這衙門中有尖利出頭兒的，辛苗叟也由他，不與計較，有漏空不實的，辛苗叟多與他推抵圓變，不壞了門風。一日，有起爭訟的，那原告刁誣，把一件傷天理、壞人門戶的事情，捏詞在官長，衙門眾投俱受了刁奸之賄，欺瞞官長。這被誣的可憐為人善柔，又且拙懦。辛苗叟知其受誣，情必不伸，乃捐自己錢鈔，代為打點，冒忌受嫌，暗把實情通知官長。官長疑他詐騙妄言，叟乃悲慘說道：「小人非詐騙妄言代訴，實乃知刁誣情虛，欲上得審其實，恐被刁誣蒙蔽公明，善柔受屈耳。」官長喝罵而退，及另差人密訪，果係刁誣。善良不致偏屈，村民稱快，哪知是辛苗暗行方便。俗云：「公門中好修行。」辛苗只這一件事實，官長知其德行，乃大小獄情托他查訪，得情方審，無不稱明服公。

三年官長轉任，辛苗叟家私都賠累，一貧如洗。人並不知，獨有其妻每出怨言，說道：「衙門人役，誰家不熱鬧起屋，哪個人不賺鈔養家，偏你冷清，把家產都賠累盡了。」辛苗叟笑道：「婦子莫怨，我當年進衙門，為養家起屋。不意進了衙門，見眾人個個橫著腸子，狠心惡意，勒索人鈔。可憐這興詞動訟的，也有平日不捨穿，不肯吃，聚得錢鈔，都白白的送在這衙門裡。這也罷了，還有一等窮苦的，變產業，賣兒女，送上門與他，若是申了冤，饒輕了法。這也罷了，若是冤不申，法又重，我辛苗自進衙門看了這些情由，不覺不忍心性。一則也因未有子嗣，就賺了些錢鈔，知與何人；一則只當積些方便，救人苦惱，便是敗了產業，饑寒家小，也說不得。幸得官長廉明聽信，三年轉任升去，不知後來官長如何。趁此抽身，另尋別業。」其妻聽了，乃說道：「有此善心，我妻小願甘貧守，待你別業。」辛苗道：「別樣營業我做慣，不如另尋個不惹是非本等錢鈔過活罷了。」豈料辛苗在衙門三年，只為存這點好念，把家計敗了，止存得兩畝空地，鋤種過日。

一日鋤種辛苦，倒臥在地，忽然睡熟，見一官長，襖頭象簡，走近前來，叫一聲：「辛苗，多虧你衙門方便，救了吾子孫不白之冤，清了吾家門體面。莫怨貧窮，管你門戶高大。」辛苗乃拜問道：「小人何事為尊官方便？」官長道：「吾當年在世，忠心國事，在地方直吃一碗清水，積得養廉俸祿，以胎子孫，三世清白。只因積得多金，恐為子孫侈富，乃埋於吾家後牆之下，後令子孫不足者得。當時子孫不知，我亦未白其事。不意今有誣吾子孫，門戶受污，幾被玷辱。若不是汝察情方便，連我清名損壞。不獨我感汝德，便是冥中稱汝陰騭不少。汝可到某家後牆，挖此千金之埋致富，免得鋤種之苦。」官長說罷不見。卻又見一人，豐碩大耳，衣冠整齊，走近前來，也叫一聲：「辛善士，多賴你衙門方便，免吾朽骨摧殘，願保你有子繼後。」辛苗道：「小人何事為尊長方便？」這人道：「某人前日奪塚之訟，若不得善士察訪真情，幾遭強梁奪去。年深日久，塚已數遷，吾骨尚存，賴善士救安。今願復生投胎，為善士繼後。」辛苗道：「當日官長廉明判白，與小子何干？」這人道：「若不是善士忠公，官長信服，那奸刁難必不遂其誣。」說罷忽然不見。辛苗驚覺，汗流浹背道：「怪哉，我在衙門與人方便，就是善良不致冤屈，都是官長陰功，怎麼夢中人來謝我！挖人埋金，繼富不仁。我聞富貴有命，況此官長子孫已處不足，當往指明，卻不知可有此等事情否？古人有蕉鹿夢，虛虛實實。且就夢往說，任他信否。」乃向官長子孫把夢中事情備細說出，那子孫方知訟平皆賴辛苗之力，卻在後牆挖出千金之蓄。當時分十之一謝，辛苗不受，子孫再三強之，乃受歸家。期年，果生一子，後得職官長，孝事辛苗。故此辛苗叟享齡八十之外，日與這五老盤桓。

再說那第五老叟，名叫我躬叟。這叟生得齊楚，少年倚靠祖父產業，自己卻又辛苦經營起家，比前十分茂盛。生有五子二女。年近四旬，父母尚存，每日晨昏問安侍養。父母有疾，日夜不眠，割股相救。有此孝心，感得父母安康，我躬亦精神百倍，求謀皆遂。十餘年，父母不在，他的五子親見父孝祖，各人更加十分孝敬。我躬叟把家產分做七份，親友問是何意，我躬叟道：「吾父遺我一份，我辛苦增至三份，今欲五子得受每各一以一份陪嫁二女，餘一份我欲濟貧作福？」親友道：「濟貧是你仁厚，便是福也。況你五男二女，個個皆孝，家業豐盛，手足康健，更多福也，又作何福。」我躬道：「非自求福，乃是為報答四恩，作些福事。」親友道：「哪四恩報答？」我躬道：「天地蓋載之恩，日月照臨之恩，國王水土之恩，父母養育之恩。」親友聽了道：「天地日月，高明在上，如何報答？除非建齋設醮，只恐是虛儀。國王水土養生，人民若無官職盡忠，何以報答？父母已經仙游，何處報答？況福是你的現在，怎麼報得這四恩？」我躬道：「親友，你不知天地日月也只要人存心為善，國王官長也只要人格守王章。我如今把這一份產業，遇有街修路補，救苦濟貧，就叫著作福罷。」親友俱信他言語出自善願。這五個兒子輪流孝養，卻也人間少有。我躬到此八十餘外，康健異常，親友莫不誇他存心為善之報。這第六個老叟，更是古怪，他名喚馬喻。這老叟幼年，父母止生了他一人，算命的說他有關煞難養，行醫的看他多疾病恐傷。父母心慌，說他虛飄飄無定著，乃許送在寺院出家。當時就有一個僧人，法名半真，這僧沒甚戒行，混俗和光。馬喻隨他出家數年，父母老邁無人侍奉，他一日自想道：「出家從師，果然得成佛作祖，且莫說現在父母，保佑他福壽康寧，便是過世的五代七祖，也超生天界。我父母送我出家，也只願我做一個有道行的和尚。乃今隨著這混俗和光僧人，他自顧不暇，有甚好處到我！不如還俗歸家，侍養父母，有緣尋個妻小，我生個兒男繼後，也免得被人議論，說我拋父母不養，逃王差不當。我想菩薩決不罪我還家侍奉父母的。」馬喻當時拜辭了師父，一心回家，半真僧人也不作難留他。

卻說這寺院叫做弘願庵，僧人甚眾。有一等受戒道行的，門下招的徒弟徒孫，聽師道、效師行的也多。有一等只圖混俗如半真的，門下徒弟徒孫也有自守戒行的。也有一等不聽師父教誨，不守僧戒，喪卻心情，不是被師趕逐，便是偷走還家。這一夜，只因馬喻早起還俗，方才出門，卻遇著三四個小和尚，彼此相問早往何處去，馬喻便說出真情道：「父母無人侍奉，欲歸孝養。這出家為僧，似你們投著個好師父，教些見性道理，明心真詮，不然就是經典科儀，久後得個正果，也不枉拋父娘，拜佛門，當個和尚。

若是遇著師父，披緇削髮，外貌是僧，心情只是在那利欲上要受用快活，今日望施主，明日拜檀越，攬經做醮，你便當個生意，不顧那人家敬請建一個道場。我想隨著這樣師父，倒不如還了俗，做個良民。」那三四個小和尚聽了道：「原來馬喻是背師還俗的，我們實不瞞你，也是背師逃走歸家的。」馬喻便問道：「你們想也是要侍奉父母的？」只見一個小和尚道：「各有心事。」正才講說，忽然一陣狂風，眾小僧驚懼，忙躲在山門背後，讓那陣風過。只見風過處陰雲慘慘，一尊大神攔門正立。眾小僧看那大神，像貌威武：

頭戴金冠飛彩翅，身披鎧甲襯紅袍。

赤發連須睜怒目，手持寶劍大聲嘍。

這神當門立著，喝道：「你這幾個小和尚，背師逃走，往哪裡去？」小和尚見了，一個個膽顫心驚，不敢答應。卻有一個大著膽答道：「我娘家去。」大神喝道：「吾神聰明正直，豈不鑒察你心。你哪裡有娘，本是無娘無爺，你兄嫂送你出家，你既有兄繼後，便是出家。投了一個明師，有道行的，正當做效做個好僧，如何不聽師訓，不守僧規，私心要還俗？吾神此門可是你私意出入的？雖說三寶門中，一真可棲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似你這敗壞僧門，此處一則也難容你，一則看你好吃懶做，不恤行止，便是還了俗，也非純良守法之輩。去便容你去，只恐你日後不守本份，想這清高不能入了。」大神說罷，把這小和尚，揪著衣領，往山門外擲出，便來揪那兩三個，說道：「你這心情，一類一類。」也揪著衣領推出。卻要揪馬喻，馬喻忙說道：「我是歸家侍奉父母的。」大神聽得，定睛一看，笑道：「真情，真情，可愛可敬。你存此心，已證如來聖境。你九玄七祖有繼，還保你百歲長生。好生去孝養，莫負了此日出門。」說罷，大神飛空而去，風靜早見曙光。那幾個小和尚有飛跑出門去的，也有想一想復進山門，仍歸房去。馬喻因此歸家，留髮侍奉雙親，年載家貧，父母已故。

卻說這弘願庵半真與那走了徒弟的長老，見還俗徒弟，果然那不遵師訓，縱歸家仍是個不良善學好的，只有馬喻念頭原正，雖然還俗，時常還來探看師父，感他養育了幾年恩義。半真念他孝道，同庵僧人有愛他本份，憐他貧乏，借貸幾貫錢鈔與他做些經營。三五年間，便掙成家業。一日，起早尋營業到一荒丘山過，只見林間一個女子啼哭，馬喻近前問道：「女娘，這早何獨自在這荒山林內，啼哭為何？」女子道：「我五里村間王老女也，病故安此荒丘，不知何人毀棺盜吾衣衾首飾，復甦回來，無人救我回家，你若送我歸去，吾老父定然謝你。」馬喻聽得，半信半疑。緣何他半信半疑，下回自曉。